

短篇童话



蜗牛骑士 布拉吉

□慈琪

我把那只布蜗牛从红屋手工艺品店带回家的时候,本来没想拿它做什么用处的。一只手掌大的、壳和触体都是用织布和珍珠棉填充而成的蜗牛,除了装饰书架,还能做什么用?

我将蜗牛横着搁在第二层隔板上,它的身边是一本《讲故事的人》和一套彩图版的《小兔彼得》。这些鲜艳温暖的颜色与褐色粉肤的蜗牛搭配在一起,显得很好看。

突然,蜗牛发出了不满的声音,它扭过长长的颈子,用一种充满黏液似的腔调对我说:

“喂,让我离开这些幼稚的故事!”

我愣了一下,问:“那你喜欢什么书?”

蜗牛伸长了脖子,缓缓地上下左右扫视着整排书架。

“你这里,为什么没有骑士小说?”它终于再次开口了,慢慢地说道。

我耸耸肩:“哦,你不觉得骑士故事很幼稚吗?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家伙们四处游荡打架,英雄救美……”

没想到,这几句话引起了小蜗牛强烈的怒火:

“你,侮辱了骑士精神,我要以蜗牛骑士布拉吉的名义,向你提出决斗!”

“不垃圾!”鹦鹉小巫扑啦啦飞到书房里,蹲在栖架上打量它,“看起来挺垃圾的——简直不堪一击。”

这下,被蜗牛冒火的四根触角指定的挑战者不止我一个了。

“还有你,花鸟!”

小巫也被激怒了。

“放尊重点。”它喳喳地哼了一声,“我是金刚鹦鹉!”

两场决斗定在第二天早上举行,小巫先上。我曾提议它在不同的时间和我们决斗,以免连比两场体力不支,但它骄傲地拒绝了:

“真正的骑士从不怕劳累——骑士守则第248条。”

我只好妥协了。虽然觉得这样对它有点不公平,但从理论上来说,即使是小巫,这只蜗牛应该也是打不过的,第二场决斗……应该永远没有机会开始了吧。

在我走出书房之前,蜗牛布拉吉叫住了我,依然是不紧不慢的腔调:

“喂,我说,难道不应该为骑士配备一把好剑吗?还是你打算让我们赤手空拳地决斗?”

“剑?”我再次愣住。从不看骑士小说的我自然不知道有这么些规矩,再说,从小到大我连玩具剑都没摸过呢。再退一步讲,就算我有剑,哪有适合这只蜗牛大小的剑呢?作为一只鹦鹉,不会使剑的小巫又怎么办?

“那只花鸟的爪子可以充当剑了。”布拉吉坚定地说,“而我,需要——”

它的触角指了指书桌。正在伸着桌腿偷听的书桌吓了一跳,“刷”地一下站好。不过布拉吉指的不是它,而是桌上的针线盒。

“把5号针给我。”它指指点点地说,我满足了它的要求。不一会儿,它就用触角卷着闪闪发光的针挥舞了起来。

“很好。”它满意地说,同时将针尖猛地向前一刺。

我不禁打了个寒战,回卧室休息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。

“先规定胜负奖罚。”蜗牛骑士

吧。反正布蜗牛也不重。”

“请叫我蜗牛骑士布拉吉。”蜗牛正词严地对我强调道,然后,它转向小巫,“为了骑士的清白名誉,我的对手,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:从一开始我就在布置这个圈套了。我动用了一点小聪明,要了一点小花招,这才让你成为我的坐骑。请原谅我的行为,因为我的动机是高尚的。”

“什么动机?”

蜗牛轻轻叹了口气:

“在店里的时候,我的对面是一位骑士——真正的骑士,铁做的,站在一个高贵的底座上。但他根本不能动,因为他的靴子和底座是连在一起的。他教会我一切骑士应该掌握的知识,可他总说,没有经过历练的骑士不是好骑士。这也是他的遗憾。所以我发誓会实现他的愿望,在这个国家里成为一名光荣的骑士,惩恶除强!”

“很好,很感人。我支持你。”我真诚地对它说。只是我不忍心告诉它,它眼中的这个国家,只是一座小小的城市而已,并且没有什么恶霸——就算是有,小小的持针骑士布拉吉也不可能打得过。瞧它和小巫的战斗就知道了。

但有理想还是好的,人不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的吗?

我钻进储藏室,从里面找出一本灰尘满身的《堂吉诃德》来,清理干净放在了书架上。这本严格意义上讲算不上骑士小说的故事书,以后就是蜗牛骑士的睡榻了。

希望它像堂吉诃德那样越挫越勇,并在这个世界上始终保持着它的小聪明和幸运。

(插图:吴臣)

书摘

夏老师叫什么名字

□朱自强 左伟

今天,上第三节课铃声响过后,走进来的不

是身材矮小的丫丫老师,而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老师。

大家奇怪地看着这个陌生的老师,不知是怎

么回事,还真的有点儿害怕他。

“听我哥哥说,他的班主任是男老师,凶起来

的样子,没有不怕的。”属鼠灰悄悄地对属鼠蓝说。

“嘘!”属鼠蓝提醒属鼠灰,别让老师听到。

“我是夏老师,你们自然课老师有事,我来代

她上课。”

夏老师在黑板上挂上一张大挂图,贴了很多

卡片,上面的蔬菜和水果画得像人啊!

“菜园和果园丰收了,我们来收获吧。这有

两个篮子,请两位同学到前面来,一个人收获蔬

菜,一个人收获水果。”

属鼠灰见到那么多好吃的,手举得又快又

高。夏老师就让他收获水果,又叫了属鼠白收获蔬

菜。

“夏老师,属鼠白弄错了,她把我的圣女果收

到她的篮子里了。”

属鼠白不服气:“它叫樱桃番茄,是蔬菜,就

应该收到蔬菜篮子里嘛。”

“它叫圣女果,根本就不是蔬菜。我妈妈就

在卖水果的地方买的。”属鼠灰对夏老师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?一看就是爱动脑筋的孩

子。”

受到夏老师的表扬,属鼠灰激动得脸通红:

“老师,我叫属鼠灰,她叫属鼠白,就是脸蛋白

净净的白。”

夏老师微笑地点点头:“属鼠灰说它叫圣女

果,属鼠白说它叫樱桃番茄,你们说的都对。它

还叫珍珠果,也是西红柿的一个品种。在饭后上

的果盘里,它就是水果。用它做鸡蛋汤,那就是

蔬菜。”

“哦,我知道了,就好比我妈买个盆,她放

到厨房就是洗菜盆,放到卫生间就成了洗脸盆

了。对不对,夏老师?”属鼠灰提高嗓门说。

“对!非常对!你的比喻很恰当。有的东西

就是这样,一会儿可以是这个,一会儿又可以是

那个。”夏老师用大手摸着属鼠灰的头说。

属鼠灰觉得夏老师很亲切,一点儿都不吓

人,说话还很有趣儿,就想和夏老师开开玩笑,

也让夏老师一会儿是这个,一会儿是那个。

下课的时候,他跑过去问夏老师:“老师,您

是不是姓夏呀?”

夏老师看着属鼠灰说。

“是啊!”夏老师看着属鼠灰。

“夏老师,您是不是叫‘夏天’呀?”

夏老师看看属鼠灰,愣了一下,马上说:“是



《属鼠蓝和属鼠灰》插图

到底叫什么名字呢。

属鼠灰站起来,飞快地朝夏老师的背影追了过去。

家的感觉

今天是星期天。吃过午饭,妈妈说,她和爸爸要出门办点儿事,让属鼠蓝一个人留在家里。

属鼠蓝说:“如果我想出去,找属鼠灰玩儿,该怎么办啊?”

爸爸想了想,把一串钥匙挂在属鼠蓝的脖子上,说:“儿子,你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,可以帮助我们照顾这个家了。”

妈妈点头说:“哦,爸爸说得没错。”说完,把属鼠蓝脖子上的钥匙串又摘了下来,走到大门那儿,手把手地教属鼠蓝锁门、开门。

爸爸、妈妈走了,家里一下子变得很安静。

属鼠蓝走进爸爸、妈妈的卧室。结婚大照片上,爸爸和妈妈甜蜜地朝着属鼠蓝微笑。属鼠蓝像平日那样,伸出舌头,冲他做了一个怪脸。

近来,邻居李阿姨说,属鼠蓝越长越像爸爸了。属鼠蓝仔细地看着照片上的爸爸,心里想:

“将来,我也会成为爸爸这样的人吗?”

属鼠蓝拉开大衣柜,翻腾出爸爸的西装、领带和公文包。他穿上爸爸的西装,把领带系在脖子上,手提着公文包,到穿衣镜面前左瞧瞧,右照照。嗯?好像还缺点什么东西。哦,还没穿大皮鞋呢。属鼠蓝又从鞋柜里取出爸爸的皮鞋,蹑在脚上,大摇大摆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

属鼠蓝折腾了一通,把爸爸的东西塞回衣柜,开始找吃的。他最爱吃巧克力豆,可是,妈妈每天只给他吃两粒,然后,就把糖盒子藏起来。属鼠蓝早就侦察出了妈妈藏巧克力的地方。他搬来一把椅子,踩上去,从橱柜最上层翻出了糖盒子。他剥开一粒,放进嘴里,又抓出一把,塞进口袋。可是,他想了一想,只留下两粒,把其余的巧克力,又放回了糖盒子。

属鼠蓝从椅子上跳下来的时候,脖子上的钥匙哗啦一声,提醒了他。

“我有家钥匙啦!属鼠灰还不知道呢。”

属鼠蓝走出去,关好了门,按照妈妈教的,嘴里数着“一圈,两圈,三圈”,把门锁好,跑去找属鼠灰了。

“属鼠灰,属鼠灰!”属鼠蓝把属鼠灰从家里喊出来,拎着胸前的钥匙,“哗啦哗啦”地摇晃着说:

“我爸爸妈妈不在家,可是,我有开门的钥匙。”

“你会开门吗?”

“那当然了。”

“走啊,到你家去玩儿吧。”

两人来到了属鼠蓝家门前。属鼠蓝把钥匙弄得哗啦哗啦乱响,鼓捣了一会儿,门被他打开了。属鼠灰刚要进去,却被属鼠蓝一把拦住了:“我爸爸说了,要我照顾这个家,所以,你不能进去。”

属鼠灰很吃惊,不相信地看着属鼠蓝。见属鼠蓝的表情很认真,属鼠灰就有点儿急了,他央求属鼠蓝:“让我进去玩吧!在你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时候,我还从来没进去过呢!”

“那也不行!”

“可是,你忘了吗?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!”

听属鼠蓝这样说,属鼠蓝点头说:“嗯,那好吧。现在是我管这个家,我想让谁进,谁就可以进去。”

属鼠蓝一跑进屋子,就觉得眼睛、手都不够用了,好奇地摆弄摆弄这个,摆弄摆弄那个。有大人在家,这些东西他可是不能随便乱动的。

属鼠蓝从玻璃柜子里拿出一个木头套娃,这是他一直都惦记要玩的东西。木头套娃真奇妙,属鼠蓝拿给他看过,一个娃娃套着另一个娃娃,

一个比一个小,最小的只有拇指大。

属鼠灰一个一个往外拿,好像这些娃娃都是自己变出来的。他正玩得起劲儿,属鼠蓝来拉他了。

“走吧,我要锁门啦!”

“啊?我还没玩够呢!”属鼠灰不情愿地说。

“可是,我要锁门啦!”

“等我拿出拇指娃娃好不好?”

“好吧,就再给你一分钟。”

属鼠蓝一直看着属鼠灰,把最小的拇指娃娃拿出来,又一个一个都放了回去,就说一分钟到了。

两个人出了门,属鼠蓝有些夸张地关上门,哗啦哗啦地锁门。属鼠灰目不转睛地看着,羡慕极了。

属鼠蓝和属鼠灰在楼下玩了一会儿,他突然很想知道自己开门回家是什么感觉。

“属鼠灰,我得回家了。不然,我爸爸妈妈回来,就进不去家了。”他说了声“再见”,就跑了。

属鼠灰一个人又被冷落在那里。他奇怪地嘟囔着:“怎么搞的,今天,属鼠蓝好像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”

属鼠蓝打开家门,站在门厅那儿。他感觉好像随时都会从厨房传来妈妈亲切的声音:“属鼠蓝,你回来了!”

可是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
属鼠蓝玩了一会儿玩具,看了一会儿图画书,爸爸、妈妈还没有回来。

天渐渐